【电影笔记】

《白鹿原》:改编经典是一场冒险

经典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总是件冒险的事儿,成则顺风顺水,不成则从此蹇顿。市场轮到了《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老师赞赏地给了95分的高分,而王全安的冒险还在经历市场和时间检验。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不得不说《白鹿原》画面真美。在一片片漂亮得几无瑕疵的黄金麦浪中,观众被带上了白鹿原这浑厚、重实、神奇的土地。在来自德国的摄影师卢茨掌镜下,这种干净、大气、绝美的镜头语言一直到影片结束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卢茨和王全安的默契不无关系,之前两人曾合作过《图雅的婚事》,再搭配上"第五代"导演们的御用美术霍廷霄,王全安导演的镜头风格已成。

上映前,影片的卖点基本都集中在了激情戏上。但实际上王全安处理得还不错,所有的裸露只是为剧情而服务,用来推动故事而不是愚弄观众,足矣。语言和台词是他的拿手戏,统一而顺溜的陕西方言让寓意丰富的对话显得更有韵味。影片适时而起的秦腔比较出彩,极好地渲染了白鹿原上隐忍到骨子里的那种爱恨纠缠的情感基调。每当原上有大事发生,这音乐就升腾成一种古老的民族寓言,或激越、或悲怆。

演员值得说道。张丰毅凹凸有致的轮廓深刻而威严,充分满足了作为了一方大家长的需要。整部片他始终保持着不温不火的演技,先坚拒交粮后动员全村,训斥儿子白孝文分家卖地及面对鹿子霖的各种挑衅,在得知田小娥怀有白家骨肉有可能使自家绝后的情况下仍下令造镇妖塔,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鹿三一家人的悲剧上演……白嘉轩的腰杆,就是一部磅礴的中国民族沉浮史。田小娥这个绝对女主角,有骚姿,不甘心被摆弄;能低头,但也有着傲气;为生存,可以不顾尊严。而一切,只不过是想安身立命,简单得庸俗,庸俗得可怜,最后变成了可悲。张雨绮这次挑战性地把演技往里收了收,的确敛住了很多高难度内心戏。而段奕宏的气质就非常贴近黑娃这个形象。但由于篇幅限制,黑娃的戏份被大大减弱,导致他的个性和特质没能够得到更全面完整的展示,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其他如刘威、吴刚等老戏骨,戏基本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自然是没话说。

然而长篇经典小说改拍传记性电影,都有着似乎没办法规避的硬伤。犹如当年陈凯歌导演《梅兰芳》,《白鹿原》也被糊上一层看不清摸不着的"纸枷锁"。五十万文字浓缩成两个多小时的影像,本来就是一项大工程。结果精华提取出来了,起承转合就突兀了,使观者有情节跳跃式的不舒适感,致使对人物从心理到行为的理解力和可接受度下降。同时,导演采用抽取的手法剥离了白灵、朱先生、鹿兆海等有着非凡意义和举足地位的人物,尤其是朱先生的睿智、入世出世,确有骨髓被抽掉的痛感,着实可惜。至于诟病最大的田小娥戏份过重的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王全安导演有点为媳妇拍写真的感觉,有时候过于唯美的MV画面反倒削弱了人物故事所传递出来的力量的表达。

吐槽归吐槽,作为十年磨一剑的电影《白鹿原》,还是值得一看。因为原著中的精华是这个国家曾经的一部分,更因为在这样的经典重读中,我们可以反观现在,在所有的白鹿原上燃起光明的火种。

□张静林(北京 编剧)

【教育论坛之二】

教育不是私人"地盘"

上周《南方周末》关于钱理群先生于教师节前夕"告别教育"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用了"宣布"一词,显得正式而悲壮。而在我看来,钱先生于一极小场合的发言,只是无奈的感慨,而非公开的布告。

钱理群先生深入中小学教育十多年,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干预,正如他所言,虽说是坚持不懈,但的确是屡战屡败,成效甚微。这是一个令人身心俱疲的过程,钱先生由此得以深化了对中国教育的准确认知,却也无可逃避地堕入了绝望的"丰富痛苦"。钱先生是一个执拗的人,他一度被人驱逐过。驱逐者气势汹汹地宣称中小学教育是"我们的地盘",警告他滚回自己的北大。他则回报以更多的中小学教育关注与一线教学实践。但现在,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小学教育已经滴水不进,事无可为,再留下来也只是徒然耗费生命。他除了退出,还能怎么样呢?

对于老人的"告别",我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即使是我这个以中学教职为活命之源的人,其实也早萌退志,只是因为某些顾虑,而迟迟不得实行而已。

以我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与观察,中国教育有两大块,大学教育即就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即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就业教育的门票,二者一脉相承不可分割,我总称之为吃饭教育或糊口教育。生存权乃自然法,人不应该一生下来就当理直气壮地自然而然地享有吃饭权、居住权吗?何以我们一代代周而复始,无不为吃饭居住而在试卷与书本中耗尽青春华年呢?更何况,既然只为争一碗饭,那又何必读书?在实践中习得生存技能,岂非更合理?试问,那些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又有多少人是读书给了他自处处人之道与术呢?然而,我们的就业教育与应试教育繁荣昌盛着,如此明显悖逆常识与逻辑,却成为普遍现实,真真让人无话可说。

当然,我还有话要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即理想,既要教之育之,若无理想,只是生存,本为天然,何必教之育之?所以教育为了糊口吃饭,是彻底的反教育。人的理想应当是什么?是全面实现自己,同时也成全他人;吃得一碗北大饭,端得一碗清华饭,甚至捧得一碗欧美饭,最终也不过是一个吃货,又何谈实现自己?更何谈成全他人呢?

如果我们的孩子,被取消了童年,被圈禁了少年,也被驯化了青年,他们不能按照正常的生理与心理规律自然成长,长年生活在规训与惩罚之中,他们因此少年老成、精于谋算、谙于活命……这样的教育就不能称之为教育。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他们顺应自己的兴趣发展,学习阅读欣赏自己心悦的对象,而不是除了课本与资料,教室与寝室,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哪里也不能去,他们在爱与饭碗危机论中沦为了考试机器。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变成了这样?我们为什么无能改变?钱理群先生一定无数次这样问过自己,我也一样。很多人谈及体制的原因,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教育的问题很大,但其根源在教育之外。在南周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这么一个细节: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是谁?竟将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视之为禁脔,将中国之未来视为私人的"地盘"。现在,钱先生终于如他们所愿了,然而,钱先生虽然说要离开中国教育,但他却离不开中国,他的告别,注定了是告而不别,好在他并非独自一人,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如他一般站在外围试图打破这坚不可催的教育城堡。那时,教育不会是某些人的,而是所有人的!那时,教育也许会是其所是!

□梁卫星(湖北 中学教师)

国际一流名团演绎传世名作
2012再次开启中国至美的天鹅之旅!

受中国观众认可的'最美'天鹅湖
重温百年不朽的经典名剧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金秋访华

用肢体点燃激情,用足尖演绎经典,在曼妙的舞姿中共同感受舞蹈与音乐的完美之恋。国际一流名团"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将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于2012年10月2日至10月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的上演。届时,将带领的观众朋友感受来自"芭蕾圣地"原汁原味的精彩演出。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演绎最美《天鹅湖》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是俄罗斯国家文化部直属领导的国家级艺术团体,曾出访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国际一流的演出品质及荣誉。除了保留了芭蕾舞历史的重要传统,舞蹈团还一贯致力于复兴优秀的俄罗斯芭蕾剧目,将观众带入极富个性色彩的俄罗斯芭蕾舞蹈家的创作世界。

剧团被意大利多次授予金质奖章,德国报刊则称为"德国国际艺术舞台上的一颗明珠"。剧团的演出是德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最大的事件,"且授予"一次巡演吸引到十万以上的观众"的"金色戏券"奖。1991年"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被德国报刊誉为"芭蕾人才的橱窗",并被西欧经纪人协会授予"欧洲最优秀芭蕾集体"的称号。德国、美国、墨西哥若干城市甚至将剧团演员选为自己的荣誉公民。

世界顶尖芭蕾舞团演绎百年不朽经典舞剧

芭蕾舞剧《天鹅湖》,自1877年在莫斯科首演以来,已有100多年历史,至今在世界各国仍然受到广大观众喜爱,成了芭蕾舞的代名词。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成名之路如同剧中天鹅公主的命运一样坎坷,因当时的编舞者无法捕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精髓而导致该剧1877年首演时黯然落下帷幕。但柴可夫斯基倾注毕生热情所创作的迷人乐章并没有被埋没,古典芭蕾之父培帝巴重新将柔美优雅、高难度的舞姿融入柴可夫斯基丰富多变的音乐中,1895年1月27日再次登上舞台后,《天鹅湖》再也不曾离开过,自此《天鹅湖》不再只是交响乐的传奇,更成为百年不朽的经典舞剧。

维亚切斯拉夫·戈尔杰耶夫将亲自带团访华

前苏联"功勋演员"、卓越的芭蕾舞蹈家维亚切斯拉夫·戈尔杰耶夫将亲自带领全团50多位演员访华,为市民奉上这场齐格菲尔德王子和奥吉塔公主动人的爱情舞剧。观众除了能观赏到同一演员演绎秀美纯真的奥杰塔公主和邪恶妖艳的奥吉莉亚的场景,看到"32圈挥鞭转"舞蹈绝技,同时还能倾听到柴可夫斯基谱写的经典乐曲。众所周知《天鹅湖》有悲剧结尾和喜剧结尾两个收尾版本,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来结尾还是以齐格弗里德王子伴随奥杰塔公主投湖自尽的悲剧结尾也是本剧的一个悬念,让我们拭目以待。

广告

责编 李蝴蝶 美编 倪萍 责校 庄文湄